

试论大卫形象的三种类型

——以《诗经》为参照系的希伯来文学比较研究

On David's Image in Three Typ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Hebrew Literature with

Shijing as the Reference Frame

张思齐 武汉大学

Zhang Siqi Wuhan University

[英文提要]

David's image has emerged in three types. David's historical image constitutes the basis on which all types of his image have been formed up. David's literary image is in the intermediary position for it is both the sublimation of David's historical image and the basis of David's spiritual image. Josephus' *Antiquities of the Jews*, the two books of *Samuel* and *Psalms* are respectively the bibliographical basis of the image in three types. David's image is described both in prosaic biography and in versified biography since different genres are used, the former laying stress on the life details, and the latter laying stress on mental spirituality. It is a better way to research into *Psalms* with *Shijing* as the reference system in order that David's image may be well grasped.

一、大卫的三种类型的形象

“只要我们心中，/还藏着犹太人的灵魂，/照着东方的眼睛，/还望着锡安山顶，/两千年的希望，/不会化为泡影，/我们将成为自由的人民，/立足在锡安和耶路撒冷。”^①在人的一生之中，往往有那么几首诗，只需过目一遍，便会终生背得，没齿不忘。对于我来说，以上这首诗就是如此。它原本叫做《希望》，由纳夫塔里·赫尔兹·伊姆贝尔（1856—1909）创作，以色列立国后将它确定为以色列的国歌。^②每当我默诵起这首歌，总是想起大卫来。我想，大凡对犹太民族不怀偏见的人，读这首诗的时候，都会涌起类似的感情。

大卫是希伯来的民族英雄。在以色列的国旗上，中间缀有一副简朴的图案，呈一颗六角星的形状。它由两个等边三角形交叉重叠组成，叫做大卫盾（Mogen David）。一个三角形代表上帝、世界和人民。另一个三角形代表创造、启示和救赎。在犹太教中，大卫盾还象征着上帝的护佑。由此可见，在希伯来人民的心中，大卫的形象有多么美好和温馨，又有多么深刻和辽远。

大卫是《圣经》用浓墨重彩着意描绘的著名人物形象。大卫主要体现在三种类型的形象之中。第一，大卫是真实存在过的历史人物，这是大卫的历史形象；第二，大卫是文学作品中有血有肉的丰满的人物，这是大卫的文学形象；第三，大卫是在《圣

① 徐新、凌继尧主编：《犹太百科全书》，卷首彩色插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② 参见上书，128页。

经》经卷中充满生命力的人物，这是大卫的属灵形象。由于《圣经》的流布，大卫永远活在希伯来人民和一切信奉基督宗教的人们的心中。

作为历史人物的大卫，其主要记载见于古代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公元37—公元100）所撰写的《犹太古史》。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约瑟夫著作精选》，它包含有《犹太古史》和《犹太战记》这两部著作的节本。在这个精选本的《犹太古史》部分之中，第八章《扫罗》和第九章《大卫》比较集中地记载了大卫的生平事迹。^①

作为文学形象的大卫，主要记载于《圣经·旧约》的《撒母耳记》上下篇之中。《撒母耳记》固然属于历史经卷，但是它是用那富于诗意的语言来表述的。《撒母耳记》上下篇的记载与描述，毕竟与约瑟夫的《犹太古史》有所不同。在《撒母耳记》上下篇中，大卫的形象性更强，细节也更为丰满，可谓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文学艺术作品。《撒母耳记》上下篇虽然是使用散文写成的经卷，读起来依然诗意盎然，令人一唱三叹。

至于大卫的属灵形象，它间接地存在于《撒母耳记》上下篇的散文中。由于散文主要采用逻辑思维，所以存在于散文中的大卫的属灵形象，需要读者反复涵咏，方能见个中真味。不过，即使在《撒母耳记》上下篇中，也有几段诗歌。在《撒母耳记》上篇，有“哈拿的祷告”（撒上2：1—10）十节共三十五行，以及第十五章末尾的两节共八行。在《撒母耳记》下篇，有“大卫为扫罗和约拿丹作哀歌”（撒上1：19—27）九节共二十七行，以及“大卫的凯歌”（撒下22：2—51）五十节共一百一十行。由于诗

^① 参见 [美] 保罗·梅尔编译：《约瑟夫著作精选》，92~12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歌采用形象思维，所以在这些诗歌中大卫的属灵形象表现得比较直接。当然，大卫的属灵形象主要存在于《诗篇》的相关章节之中。即使在《诗篇》里，大卫的属灵形象依然是隐约地潜藏着的，还是需要读者仔细涵咏，才能见个中真味。这是因为，一般说来，大凡属灵的事物均需要用属灵的心志去把握。

本来，在《圣经》中已经有耶稣基督，这是一个属灵的趣味最为浓郁的形象。那么，大卫的形象还有什么意义呢？这需要从《圣经》自旧约时代走进新约时代的历史转变说起。《约翰福音》1:16写道：“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这句话说的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首先成为一个肉身会朽坏的人。不过，在新约时代耶稣基督的形象之意义，已经与旧约时代大不相同了。在旧约时代，上帝的儿子是一位住在会幕里和圣殿中的高高在上的隐藏的神，他与人们的距离相对遥远。在《约翰福音》产生的时代亦即新约时代，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一位人们凭借肉眼就能看见的人，他完全地真实，看得见，摸得着，与普普通通的人们一道生活。他暂时要在人世间居住。他与普普通通的人们一样，具有真趣味，借用一句中国的老话来说，神的儿子是具有“真性情”的人。不过，这样一来，他那神性的一面反而不容易见出了。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仅在人世间生活了36年。对普普通通的人民大众来说，会意神性的存在毕竟是不容易的。于是在以色列人民的历史上出现了大卫这一人物。由于大卫既伟大而又具备许多的缺点乃至污点，似乎是一位“复色的”形象，所以他能够让人们更容易地感受到神意的存在。而且大卫的性格有一个成长变化的过程，从大卫的性格成长可以看出神恩的丰满性。

二、散文和韵文的两种传记交映生辉

大卫的性格有一个成长变化的过程，他的一生具有英雄传奇的色彩，其生平事迹中有不少是可歌可颂的。

(一) 散文纪事的大卫传记

大卫的生平事迹，主要见于《圣经·旧约》的历史经卷中的《撒母耳记》。这是用散文纪事的大卫传记。大卫出身于犹太支派，他的父亲耶西在伯利恒城里拥有大群牛羊。少年时代的大卫，雄姿英发，曾徒手打死衔走羊只的狮子和熊。先知撒母耳受上帝的委托，拣选大卫，为他涂抹香油，预许他继扫罗之后为以色列的国王。当时，非利士人大举进攻以色列。非利士人的勇士歌利亚口吐狂言，向以色列人骂阵讨战。在咄咄逼人的歌利亚面前，以色列将士一时无人敢于应战。少年大卫义愤填膺，自告奋勇迎战歌利亚。大卫凭借机智和勇敢，用甩石绝技击杀了歌利亚，从而使得侵略者非利士人仓皇逃窜。一时，大卫成了以色列的民族英雄，而且还是一位翩翩少年郎。他受到了普遍的赞扬和爱戴。王子约拿丹十分钦慕大卫的英勇，遂与之结为生死之交。不过，国王扫罗却把大卫看成是自己的威胁。扫罗先是笼络他，封他为千夫长，并以女儿米甲妻之。大卫屡建战功，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声誉日盛，人心归附。可是，扫罗却愈发嫉恨大卫，屡屡图谋杀之。在好友约拿丹和妻子米甲的帮助之下，大卫几度逢凶化吉，终于逃出了以色列。此后，大卫四处漂泊，在逃亡生活中磨练着意志，在艰苦卓绝中培育着对神的信仰。此间，非利士人加强了对以色列的进攻。扫罗亲率三个儿子奔赴前线。无奈寡不敌众，兵败自杀。大卫闻讯后，悲痛异常，仰天长啸，谱写了

《弓歌》一曲。在《弓歌》中，他寄托哀思，为失去好友约拿丹叹息不已。同时在《弓歌》中，他思念祖国，为以色列的前途深深忧虑。他决心拯救以色列，于是他前往南国犹太境内，在希伯仑城受膏，作了犹太王。此时，在北国以色列，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也已即位为王。但是，不久之后，伊施波设便遭到了杀害。于是以色列的长老们来到希伯仑，膏立大卫作了以色列王。之后，大卫统一了以色列王国，建都耶路撒冷。随后，大卫率领以色列人东征西讨，战胜了非利士人、亚兰人和摩押人。这样一来，以色列的综合国力日渐强盛，于是大卫把上帝的约柜迎进了京城。以色列人开始筹备建立圣殿，以侍奉日日夜夜指引他们走正确的前进方向的耶和华。

（二）韵语纪事的大卫传记

224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采用韵语纪事的大卫传记，它存在于《诗篇》之中。《诗篇》是以色列民族自古以来最喜欢的《圣经》书卷之一。在《诗篇》中一共有二百五十首诗，或曰《诗篇》一百五十章。历代以来，无数的人们，朗诵《诗篇》不断。信奉基督教的人是带着虔敬的心情来朗诵《诗篇》的，因此中国天主教又将《诗篇》称为《圣咏集》。《诗篇》可以在宗教仪式中集体诵读，也可以在各人家中自己吟咏。根据专家们的研究，《诗篇》中有七十三章为大卫所作，几乎占了全部诗章的一半。大卫的生平事迹，当然也隐含在《诗篇》之中，将这些诗章缀合起来，就可以得到用韵语纪事的大卫传记。虽然用韵语纪事的大卫传记含义比较隐约，但是经过一番寻觅之后，我们还是可以得到较为清晰的叙事线索。不过，用韵语纪事的时候，作者对于事件的曲折过程只能略微提及，或者在诗篇的序言中作一个简单的交待，否则过多的叙事可能会破坏诗的氛围。不过，略微提及或简单交

待，也能够留下一个个点子，读者可以将这些点子串联起来，形成叙事的线条。这与中国唐宋词中联章体的叙事模式是相近的。这是因为诗歌主要用形象来把握世界。诗歌的长处不在于述说道理，也不在于描写情节，诗歌的长处主要在于抒发强烈的感情。除此之外，《圣经》中的诗歌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那就是刻画心路历程。

由于每一诗篇都有相当的篇幅，所以我们不可能将原文全部过录下来以形成大卫的诗传。以下是笔者根据《诗篇》中的相关章节的内容而作的归纳。为了保持诗歌的韵味，笔者每一诗行中大致再安排了五个音步。

虽然大卫作了扫罗王的驸马，
却常为国王所派遣的人追杀。(诗 59)
大卫在迦特城作第一次逗留，
再回去时有六百人尾随其后。(诗 56)
大卫在迦特的国王面前装疯，
因信奉耶和華他才如此从容。(诗 34)
大卫呆在山洞里面做诗训诲，
苦难的人儿祈求神有所作为。(诗 142)
以东的叛徒引起大卫的义怒，
灭亡在等待大有权力的恶徒。(诗 52)
恶人来压迫后密友又来欺骗，
死亡要使他们活活下入阴间。(诗 54)
大卫为逃避扫罗躲藏在洞里，
他自己要极早苏醒喊醒晨曦。(诗 57)
愿恶人的恶在其灾难中显露，
公义的神查验人的心肠肺腑。(诗 7)

生命的原动力是耶和華我神，
耶和華賜給大衛極大的救恩。(詩 18)
欲以沉默掩罪於是沖動先行，
却有入骨的痛苦不斷地唉哼。(詩 32)
大衛與拔示巴同房愧對先知，
他求神在心裡放上靈的正直。(詩 51)
為逃避逆子押沙龍大衛做詩，
是神敲碎了一切惡人的牙齒。(詩 3)
他來到猶大曠野作了這首詩，
我要奉你的名把雙手高舉起！(詩 63)

(三) 對認識路徑的追尋

226 讓我們總結一下以上的認識路徑：我們是從散文體的大衛傳記進展到韻體的大衛傳記或曰詩傳。由於韻體的大衛傳記由十三詩章組成，為了節省篇幅，每一詩章均由筆者歸納為兩個詩行。散文與詩歌之間存在着功能差別。大体說來，散文體的大衛傳記，其美質在於對情節事實的記述；而韻體的大衛傳記，其美質在於對心路歷程的刻畫。

那麼，我們不禁要問：這些詩章是否反映了大衛的心路歷程呢？已有的大量研究表明，以上十三詩章的確可以看做大衛的心路歷程的記錄。原因在於，大衛所創作的這些詩章與他的個人經歷是基本吻合的，它們分別與《撒母耳記》的某些章節相對應。下面，讓我們改換一個思維路徑，即從散文體的大衛傳記的主要關節點出發，回溯到《詩篇》的各個詩章中去。這樣做的時候，勢必會產生一個飛躍，那就是由生活的事實出發，徑直通向靈魂的靈性。至於這靈性究竟是什麼，這靈性究竟如何美妙，依然需要閱讀《詩篇》的文本本身才能有所體悟。或許中國學者研究

《诗经》的方法能够给予我们一些帮助。在《诗经》的研究中，很早就出现了解释《诗经》的《毛诗序》。在首篇《关雎》的题解之后，有一大段文字概论全部《诗经》，称为《大序》。在《毛诗》中，有一段列于各诗之前解释各篇主题的文字，称为《小序》。《小序》具有题解的功用。不过，《圣经》的《诗篇》没有大序一类的文字。但是，在《诗篇》不少诗章开头的地方，往往有一些说明性的文字，其作用却是与小序相同的。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也不妨称之为《圣经》各诗章的小序。

（四）散文与诗章的对应关系

下面是《撒母耳记》上下篇中的叙事关节点与诗章的对应关系。

“扫罗打发人到大卫的房屋那里窥探他，要等到天亮杀他。大卫的妻米甲对他说：‘你今夜若不逃命，明日你要被杀。’”这是《撒母耳记·上》19：11，对应于《诗篇》第59篇。该诗章的主题是：求上帝救援脱离敌害。小序曰：“扫罗打发人窥探大卫的房屋，要杀他。那时，大卫作这金诗，交与伶长，调用‘休要杀他’。”把《圣经·诗篇》的诗称为“金诗”，乃是肯定其崇高的属灵的价值，认为它胜过精金美玉。伶长，乐队指挥兼歌咏队队长。“休要杀他”为曲调名称，在诗章的开头标明曲调名称，犹如在中国唐宋词中标明词牌一样。在下面的小序中，往往也有这样的说明。

“那日大卫起来，躲避扫罗，逃到迦特王亚吉那里。”这是《撒母耳记·上》21：10，对应于《诗篇》第56篇。该诗章的主题是：信靠上帝不怕欺压。小序：“非利士人在迦特拿住大卫。那时，他作这金诗，交与伶长。调用‘远方无声鸽’。”

“就在众人面前改变了寻常的举动，在他们手下假装疯癫，

在城门的门扇上胡写乱画，使唾沫流在胡子上。”这是《撒母耳记·上》21：13，对应于《诗篇》第34篇。该诗章的主题是：颂赞上帝的救恩。小序曰：“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被他赶出去，就作这诗。”

“大卫就离开那里，逃到亚杜兰洞。他的弟兄和他父亲的全家听见了，就都下到那里。”这是《撒母耳记·上》22：1，对应于《诗篇》第142篇。该诗章的主题是：求上帝救援脱离逼迫。小序曰：“大卫在洞里作的训悔诗，乃是祷告。”

“那时以东人多益站在扫罗的臣仆中，对他说：‘我曾看见耶西的儿子到了挪伯，亚西突的儿子亚西米勒那里。’”这是《撒母耳记·上》22：9，对应于《诗篇》第52篇。该诗章的主题是：惩罚诡诈。小序曰：“以东人多益来告诉扫罗说：‘大卫到了亚西米勒家。’那时，大卫作这训悔诗，交与伶长。”

“西弗人上到基比亚见扫罗，说：‘大卫不是在我们那里的树林里山寨中、旷野南边的哈基拉山藏着吗？’”这是《撒母耳记·上》23：19，对应于《诗篇》第54篇。该诗章的主题是：祈求上帝伸冤。小序曰：“西弗人来对扫罗说：‘大卫岂不是在我们那里藏身吗？’那时，大卫作这训悔诗，交与伶长，用丝弦的乐器。”

“扫罗追赶非利士人回来，有人告诉他说：‘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这是《撒母耳记·上》24：1，对应于《诗篇》第57篇。该诗章的主题是：在困苦中求上帝施恩。小序曰：“大卫逃避扫罗，藏在洞里。那时，他作这金诗，交与伶长。调用休要毁坏。”

“我父啊，看看你外袍的衣襟在我手中。我割下你的衣襟，没有杀你；你由此可以知道我没有恶意叛逆你。你虽然猎取我的命，我却没有得罪你。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在你身上

为我伸冤，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这是《撒母耳记·上》24：11-12，对应于《诗篇》第7篇。该诗章的主题是：求你救我脱离追赶我的人。小序曰：“大卫指着便雅悯人古实的话，向耶和华唱的流离歌。”

“王住在自己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这是《撒母耳记·下》7：1，它与《撒母耳记·下》第22章一起，对应于《诗篇》第18篇。《撒母耳记·下》第22章是插入散文记叙之中的少量诗歌之一。除了个别字词有差别之外，《撒母耳记·下》第22章与《诗篇》第18篇的内容是完全相同的。该诗章的主题是：歌颂上帝的救恩。小序曰：“耶和华的仆人大卫的诗，交与伶长。当耶和华救他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他向耶和华念这诗的话。”

“大卫对拿丹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丹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这是《撒母耳记·下》12：13-14，对应于《诗篇》第32篇。该诗章的主题是：蒙赦的喜乐。小序曰：“大卫的训悔诗。”

“大卫对拿丹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丹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这还是《撒母耳记·下》12：13-14，不过它对应于《诗篇》第51篇。这是因为，在《诗篇》中有七篇“悔罪诗”（第6篇、第32篇、第38篇、第51篇、第102篇、第130篇、第143篇）。这说明，希伯来人早就已经认识到，必须反复祷告反复悔罪，必须在祷告和悔罪之中皈依上帝。这说明他们认识到了宗教祷告和悔罪活动的极端重要性。《诗篇》第51篇的主题是：祈求洁净和赦免。小序曰：“大卫与拔示巴同室以后，先知拿丹来见他；他作这诗，交

与伶长。”

“于是王带着全家的人出去了，但留下十个妃嫔看守宫殿。”这是《撒母耳记·下》15：16，对应于《诗篇》第3篇。该诗章的主题是：困境中仍要信靠上帝。小序曰：“大卫逃避他的儿子押沙龙的时候作的诗。”

“王问洗巴说：‘你带这些来是什么意思呢？’洗巴说：‘驴是给王的家眷骑的；麦饼和夏天的果饼是给少年人吃的；就是给在旷野疲乏人喝的。’”这是《撒母耳记·下》16：2，对应于《诗篇》第63篇。该诗章的主题是：与上帝同在的安慰和保障。小序曰：“大卫在犹大旷野的时候，作了这诗。”

· 以上的认识路径是从韵文体的大卫传记指向散文体的大卫传记。韵文体的大卫传记篇幅均较长，但是其要点即各诗章的“本事”可以从各诗章的小序中看出来。由于诗歌与散文的功能差别，韵文体的大卫传记，其美质在于对心路历程的刻画；而散文体的大卫传记，其美质在于对情节事实的记述。由于《圣经·诗篇》的独特价值在于其属灵的意义，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虽然《圣经·诗篇》未能详细地记录下大卫的具体活动，但是它对大卫精神层面的刻画却远远地超越了散文的记述。

三、从《圣经》与《诗经》的比较看传记的价值

我们探讨了大卫的两种类型的传记，即散文体传记和韵文体传记。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传记的价值究竟在哪里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对比一下中国文化中的情形。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自平王微弱，政不及《雅》，宪章散紊，彝伦攸斁。昔者夫子闵王道之缺，伤斯文之坠，居静以叹

凤，临衢而泣麟。于是就太师以正《雅》、《颂》，因鲁史以修《春秋》，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然睿旨存亡幽隐，经文婉约，丘明同时，实得微言，乃原始要终，创为传体。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予后，实圣文之羽翮，记籍之观冕也。”^①这一段话真是极好的进行比较研究的材料，它与记载大卫生平的散文传记和韵文传记均呈现出历史的平行性。因为它们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几乎差不多相同的时期，中外历史上均发生过一些划时代的重大事件，而且这些事件的性质也是相同或者类似的。

在中国，周朝的情形是这样的。自从周平王时代开始衰弱以后，政治同《诗经》中《雅》所歌唱的就不相干了，礼法规章零乱，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破坏了。孔子担心王道的丧失，忧伤这种文化的没落，于是当他静静地坐着的时候，他就因为凤凰没有出现而哀叹；面对着大路，他就因为鲁国人猎获了麒麟而抽泣。于是他到鲁国的太师那里去把《雅》、《颂》的乐章整理好，又根据鲁国的历史来撰写了历史经卷《春秋》。他通过列举政治的得失来表明对人的斥责和赞美，审查国家的存亡来表明道德的劝勉和警戒。只字便显出了褒扬，它超过了高官显宦的尊荣。片言便存在着贬斥，它更胜于刀斧刑戮的耻辱。然而圣人用意深刻，经书文字简略，左丘明与孔子同时，确实懂得《春秋》中微妙的言辞，这才从头到尾，对里面的事迹加以考察，创建成为传体。传是转的意思，即转过来接纳经书中的用意，以传授给后世，这实在是圣人著作中的羽翼、史籍中的冠冕。在这里，刘勰道出了传记文学最根本的功能：“传者，转也。转受经旨。”它是我们衡量一篇传记文学是否成功的标尺。

^① 刘勰：《文心雕龙·史传》。

周平王在位 51 年，即公元前 770 年至公元前 720 年。大卫王在位的年代大约为公元前 1000 年至公元前 950 年。当我们对古代相距遥远而且文化差异甚大的两个国家进行比较的时候，年代的界限一般可以从宽而论。因此笔者认为，周平王的时代与大卫王的时代是相近的。有趣的是，在这个时期里，在巴勒斯坦和中国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及其采用历史典籍来进行记载的情况也是类似的。

约于此时，在大卫的领导下，希伯来人彻底统一了他们的国家。大卫领导犹太人击溃了非利士人，将他们赶走，定都于耶路撒冷，犹太王国遂以形成。在中国，周朝的国运的衰颓和政治的零乱要求人们重视历史书籍的编纂工作，并取得了成就，出现了历史经典《春秋》。请注意，《春秋》是用散文体裁写成的，它在文体上与《撒母耳记》上下篇是相同的。在巴勒斯坦，希伯来人的国家出现了分裂，北国的沦亡和律法的零乱要求人们以史为鉴，出现了一位堪称“史圣”的既是先知又兼祭司与士师的民族巨人撒母耳。依据犹太的传统看法，撒母耳编纂了历史经卷《撒母耳记》。请注意，《撒母耳记》是用散文体裁写成的，它在文体上与《春秋》是相同的。而《春秋》的作者孔子的身份，难道不具备先知、祭司和士师的特征吗？所谓先知，就是站在时代前列的爱国知识分子，他们具有敏锐的历史眼光且能够预见未来。所谓祭司，就是主持宗教仪式的人。注意，孔子后来被追认为儒教的祖师爷。所谓士师，在平时为民政官员，在战时为军事领袖。请注意，孔子当过鲁国的司寇。

更为有趣的是，与希伯来人用《诗篇》写作大卫的传记相仿，在汉字文化圈的中国，人们也使用了韵文体裁记述这一时期的历史，出现了《诗经》。《诗经》的各部分都对这一时期的中国历史进程有所反映，而以其中的《雅》、《颂》部分较为集中。例

如，在《国风》中，《召南·何彼秣矣》写道：“何彼秣矣？唐棣之华。盍不肃雝，王姬之车。/何彼秣矣？华如桃李。平王之孙，齐侯之子。/其钓维何？维丝伊缙。齐侯之子，平王之孙。”这首诗所写的，就是“平王之孙（女）”出嫁给“齐侯之子”的情形。这首诗首先赞美王姬的容貌和品德，接着以桃李之花为喻赞美新娘新郎的容貌之美，最后以钓丝为喻赞美他们结为婚姻。《何彼秣矣》明言平王，清朝的惠周惕在《诗说》中指出：“《春秋》书王姬归齐侯，一在庄（公）元年，为齐襄公；一在十一年，为齐桓公。……窃以‘肃雝’之义求之，疑是归桓公者。《春秋》庄（公）十一年书王姬归于齐。《传》曰：‘齐侯来逆共姬。’‘共姬’固美溢，又与‘肃雝’之义合也。”也就是说，“平王之孙”为周庄王之女，亦即平王的玄孙女。“齐侯之子”为齐桓公。（鲁）庄公十一年，当周庄王十四年，齐桓公三年，即公元前683年。再看《大雅》的情形。《大雅》的大部分诗篇作于西周前期，最晚的诗篇作于周幽王时期。在周幽王之后，就是周平王了。周平王名宜臼，一作宜咎，是周幽王的太子。公元前770年，幽王为犬戎所杀，平王即位，东迁洛邑，史称东周。东周前期又称春秋时期（前770—前476）。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的轴心期，中国文化史上的黄金时代。至于《小雅》，各篇产生的时间较长，从西周到东周都有，而以厉、宣、幽三朝即西周末年之诗为多。最晚的诗篇如《节南山》提到“尹氏”，《正月》提到“褒姒”，约相当于周平王初年。《诗经·小雅·节南山》第三章首四句：“尹氏大师，维周之氏。秉国之均，四方是维。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意思是说：尹太师尹太师，你是国家的柱石，握有朝廷的大权，天下靠你来维持，国王以你为助手，百姓有你路不迷。关于这几行诗，《毛诗正义》孔疏曰：“见天灾及民，故归咎执政，责之云：尹氏如今为太师之官，维是周之根本之臣，秉持国之正平，

居权衡之任，四方之任是汝之所维制，天子之身是汝之所崇厚。其尊重如此，施行教化当使下民无迷惑之忧，何为专行虚政，以胁下也？尹氏政既不善，诉之于天，言尹氏为政，实不善乎，昊天不宜使此人居位，以穷困我天下之众民。”^① 于省吾《诗义解结》曰：“尹谓尹氏，即金文中的作册或内史尹。系史官之长，犹近世所谓秘书长。”于省吾认为这个尹氏是史官之长。此说大体正确，但是不够全面。细味孔颖达的疏之后，笔者认为，尹氏的身份是十分类似于撒母耳的，即他兼有先知、祭司与士师的职能。在“三颂”之中，《周颂》中多数诗篇作于武王、成王、康王、昭王时代，共有大约一百多年的时间（前1100—前950）。这些诗篇具有更为浓厚的宗教气息，表达了敬神、畏神、信奉神的观念，因此它们与“大卫诗传”具有更多的精神联系。

“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予后。”显然，转受经旨才是传记之第一要务。那么，什么是“经旨”呢？经旨，就是经书的大义。就希伯来民族的情形来说，所谓经旨，就是他们的宗教的基本精神；转受经旨，也就是传神。这十二诗章妙见神理，确实做到了“传神写照，尽在阿堵中”（《世说新语·文学》）。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刻画大卫心路历程的这十二诗章能够担当得起韵文传记的称谓。

通过以上的研究，我们得到下列结论：大卫的历史形象，乃是大卫的一切形象之基础。大卫的文学形象处于居间的地位，它既是大卫的历史形象的升华，又构成大卫的属灵形象的基础。大卫的属灵形象存在于三种资料中，它们是历史文献、散文体的经卷和诗歌体的经卷。虽然散文体的经卷和诗歌体的经卷均具有文

^① 孔颖达：《毛诗正义》，中卷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70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学性，但是诗歌体的经卷来得更加集中，人们更能够从中体会出大卫形象的属灵意义。当人们这样看待问题的时候，其思维活动的路径是用心读书。但是，我们亦不妨把《圣经》当作一个有生命力的存在本身来看待，这样人们思维路径的意识便从书到心流动了。这时候，大卫的形象及其属灵的意义便通过《圣经》而被默示出来了。所谓默示，其实质也就是中国宋代思想家邵雍（1011—1077）所说的“以心观物”——上帝用其存在于《圣经》中的那颗心观照着他的造物人类。默示与以心观物的唯一的区别仅仅在于：默示发生的时候是上帝之心在观察他那最优秀的造物人类罢了。因为《圣经》乃是上帝的话语，所以大卫的三种类型的形象，其实只有一个指向：走向对神的信仰。往上追溯，大卫的祖先是亚当，而亚当是神的儿子。